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散文方阵

廖静仁 卷

惟楚有材

納于大庫



散文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散文方阵

责任编辑:萧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千

ISBN 7-5404-2424-9/I·1812

本方阵定价:158.40元 本册定价:1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廖静仁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

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 / 001

第一辑

山雾 / 001

山月 / 004

山花 / 007

山民 / 010

山鸟 / 013

山溪 / 016

山谷 / 020

山寨 / 023

山塘 / 027

山醉 / 030

山猎 / 033

山形 / 036

山石 / 039

山冢 / 043

山潭 / 046

山虎 / 049

山翁 / 052

山音 / 055

山鬼 / 058

山惑 / 062

山悟 / 066

山魔 / 069

山汉 / 072

山野 / 077

山粮 / 081

山空 / 084

第二辑

婆婆崖 / 088

蛮牛嫂 / 091

姣姣 / 094

- 歌手 / 098
母女桥 / 101
药王 / 105
划人字的师伯 / 109
神刀郭 / 113
边街 / 117
青石镇 / 120
依江巷 / 123
曲江夜色 / 125
思游——思游 / 129
资水江南 / 132
崖湾那地方 / 135
如梦是古楼 / 138
小镇唐家观 / 142
风雨镇东桥 / 145
古镇梅城 / 149

第三辑

- 灵魂在村庄游荡 / 153
回家的感觉 / 163
老屋的影子 / 171
蔚蓝色的祝福 / 175
父亲 / 180
母亲 / 186

慢板的牧歌 / 192

五谷的骄傲 / 199

如果思念永恒 / 205

境界 / 213

补锅谣 / 218

一路弹花也风流 / 223

第四辑

纤痕 / 228

在拉纤的日子里 / 234

过滩谣 / 240

红帆船 / 244

船魂 / 249

资水河我的船帮 / 255

九峡溪的男人们哪 / 261

资水魂 / 267

廖静仁主要著作目录 / 275

总跋（谭 谈） / 277

山 雾

闹市是渐渐地远了。进到这山里来，是决意要寻找什么，求索什么？

山，满眼是山，峰托着峰，岭推着岭，重重叠叠，这没完没了的山的巨浪。山雾是顷刻间扑来的，裹着丝丝细雨，有些呛人，有些沁心，忙掏出小小镜子贴面相照，噢，头发眉毛全都白了。却不知道，这是阴雨的预兆呢，还是天晴的前奏？

把这雾比喻成水是不恰当的，就比喻成梦吧。在这如梦的雾里，给人一种溶化的感觉，烦忧和苦闷，都在雾里头挥发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无所谓负担，无所谓责任的，精神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舒张。说是虚幻也好，真实也好，反正，人和自然都达到了一种超越和融合。

在这既空非空的山谷里，我便是雾了。

有山鸡咯咯咯从山顶下来，歌唱是很开心的。就有微澜在心湖深处涌动。我复又成了我时，便想到有资料作过如此记载：林中禽兽，多能预测气象。那么，天晴是无疑了。倘

若有山雨欲来，这山鸡往低谷行走，不是会遭到山洪的袭击么？

山雾是我无法挽住的希望，我恼那山雾。

不多大工夫，山雾倏忽就没了。是山把雾吸进了肺腑吧？有一细细小小清泉，从山的胸前涌出来，像飘逸的丝带，舒展着绿色的线条。有心无心，我沿清泉走去。它是在跟我变着戏法吧？穿过巨石，便成了激流，飞溅着，声如雄浑的铜号齐鸣；淙淙淌进细石草丛，有声无声，又如柔美的江南丝竹；漏下石缝的空隙，叮叮啁啁，又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在弹奏。

一曲远近高低、轻重缓急的清泉交响曲，原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

醉过，迷过，又拾山径向上攀爬。却不知怎么就想到：山是老人，清泉是他的海语。是自知读不懂那超然的境界，以及那精心的妙构么？就什么都懒得去想。

山又空了，心又空了，不闻尘世的喧嚣；径也深了，云也深了，自在游曳如野鹤。

只是，转瞬间，就有太阳升上了山坳。躯壳受到些许刺激，思维又鲜活了。抬头观日照时，眼睛花了，苍翠茂密的树叶上，处处是旋转着的小小太阳呢！原来那雾是化成了水珠，藏匿进绿意里，正等待着这辉煌的一刻哦。却没有朗朗乾坤的感觉生出来，让人能够体味到的，是清爽月色洒进了林子里。有很轻的风吹过，阳光在树叶上迷人地闪着，如同怀春少女的眸子。被阳光雕刻出来的山谷依然很静。林子里的阳光溶溶，一切纯净，一切透明，包括山林和人生。

我是在寻找什么呢？是在求索什么呢？

就看见山径在微白着。一如亘古的脐带，在苍郁的山峦

间飘飘悠悠。这样的時候，当然就使人想到生命的原始和神秘。脚步有些怯了，不是害怕有虎狼齧着利齿，以及有蛇蟒张着血口，于这样的氛围中，以心换心，是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我之心中惴惴，是疑心这山径会引领我误入了先人营垒——刀耕火种，茹毛饮血，令我这进化了的所谓现代人，生发出许多无端的感慨来……

也许，又将有意外的获得：大山老人会把海语破译给我听。

那好，我就不仅仅只是等待了。

山 月

伐木声是渐渐地听得真切了。望着铺满落叶的山径，我却不敢说：樵夫的身影已离我很近。

古松虬曲，试想以巨枝抚平山径，可山径弯弯曲曲如人生，令命运之神为之叹息。就想起昨日于一老翁的木屋中驻足。是夜，山月朦胧，晚风渗人，老翁把盅敬酒，也敬月色。我没有说，月色无声地溶解着人生的苦乐；也没有去回忆白日里曾跟踪过的那一细细小小的清泉，任它独自地流成一曲瘦瘦的乡愁吧。面对老翁，我只是在思量他的年龄，是七十几岁的人了么？银白长须是可以作证的。却不该孑然一身，于孤寂里守这烧红了的火塘。山月冰冷如刀，解剖着夜的奥秘。老翁没有抬头望月，是害怕这把雪亮的刀子会切割他那已流不出血的心事么？默默相对，也是一种境界。酒过三盅，我说：“城市太小，太窄；而山太大，太深。”老翁确实很老，坦然一笑，就把许多愁人的故事掩埋。“这不假，”他说，“隔山能搭语，见面要半天。”他还说，“望见屋，走得哭。”

这话与山一般实在。

比如此刻，我分明是循着伐木声前行，可伐木声总是那般清晰着，又依旧很遥远，不可捉摸。就生出疑问：山音是相思又不是相思？山音是翅膀又不是翅膀？山音是那总不能圆满的人生？幸亏这不是有山月的夜晚，一颗松果掉进这大山的深潭，会失去属于我的那轮希望——至今这深山不死心的猴子还在打捞的希望。

第一回进山时，结识过一位山里妹子。是初春，山花含苞的季节。我忘了那山妹子的年龄，是十四岁？十五岁？记得很真切的是，她并无橡皮筋，并无洋娃娃，只有竹背篓是她的，只有被岁月熏得很黑的吊锅是她的，只有飘得很远很远的山歌是她的。是的，她的头上，还插着一支带露的山花，可那山花迟早都会凋谢。在当时，我并未发出这样的感叹：山妹子的少年，是一段弯弯曲曲的山径。

脚步没有停留，当然不是想要丈量山径的幽深。转过山湾的时候，就见有一狩猎棚不堪坍塌地蹲着。仰躺在棚里的那位老翁，形影是十分熟悉的。我故意咳了一声，可老翁似是入了无我的境界。也就不敢贸然再去惊扰，或许，也无所谓惊扰，他身旁的那管猎枪，正睁着警惕的眼睛呢。取暖的柴灰是热的，但我毫无理由去臆想这棚里曾有过如春的温和。却是旁边的那株青桐，树干上镂刻着歪歪斜斜的刀痕，细细辨认时，我吃了一惊：是一个女人的名字！风雨寒暑，青桐并未老去，可那位有着美丽名字的女人呢？我似乎感悟到什么了。

却没有在此多作长久的沉思，我依然固执地循伐木声前行。伐木声是缠于山顶峭壁，绕于山间小径的山音么？是我已听懂这山音飘飘渺渺的内涵了么？只是无论如何，我也不

会回顾自己这三十年的人生——我是担心它会在瞬间变化么？成烟成雾成梦，那么，些许的功名和利禄，都会随了山风而去的……

天色渐渐暗时，山月复又挂在了树梢，仍然是昨夜的那轮。哦，山月，你是前人留给晚辈一面不能拭擦得太亮的镜子么？

山 花

水车在悠长的岁月中旋转。

青青苔衣，缓慢地向上攀爬，爬满了水车木架，是有意要装饰那已成往昔的日子么？山巍巍然从远方来了，又巍巍然向远方去了，却是那苍翠相持相逼，山谷就成了细细的一线。山溪的水是蓝色的，蓝得发绿，淙淙潺潺，是在作忧郁而深沉的抒发么？是在作纯洁而凝重的吟唱么？绾着裤管涉足水中，凉意就渗入了心肺。却是不见有小小鱼儿在绿色的流动里游写自由体诗句呢。一连翻阅了几页滑腻青石，似乎就读懂这大山深处几许隐秘了：两只三只螃蟹，正作仓惶逃窜——这横行种族中的一员，竟也于孤寂闭塞的世界里改变了本性呢。正思想间，手就逮住了一只螃蟹，并且把它的两只大爪子扭断送进嘴里咀嚼。那声响，居然是很清脆的。就很为自己的这一举动感到莫名的欣慰。

还有成群成队的虾米呢。

它们的耳朵是长在什么地方？听到有异样的响动，就弹射着往水草里钻去了。那一躬一躬的形影是很让人心里过意